

在《火神》睥睨下的生命教育

李欣宜

新北市板橋國小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由溫昇豪、林柏宏、劉冠廷、陳庭妮主演的消防職人劇《火神的眼淚》自開播以來，收視率從 1.08 節節高升，末集的收視達到高峰 2.60，也在臺灣 Netflix 排行榜盤踞前 3 名逾一個月。播畢後，除了引發臺灣社會對於消防議題的關注外，更多的是回歸到人們對於生命的省思與關懷。誠如戲劇中的一句話，「在死亡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而這其中的「平等」，說明人在生命面前，不論富貴貧賤、強弱優劣，終將面臨生老病死的議題，更在有限的生命裡找尋自我生命的意義。

徐超聖（2015）指出，在現階段的國小階段生命教育推動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生命的生存與生計，只求維持住生命和謀求未來生計的生涯發展與輔導，也要重視生命的情懷、價值和意義的層面，讓學生知道生命追求的不是只有自己生命的存在、存有、活著而已而需要對生命的意義、價值、理想的積極追求，進而能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界的共存共榮。

因此本文將分析《火神的眼淚》劇中所面臨消防員在職涯與生命中所遭遇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或許不僅限於消防員的生命議題，更可能是每個人一生中都有可能遭遇的困境。而在此脈絡下，我們在建構基礎的生命教育，除了在課程中融入必要的議題，教師更盼望在孩子的心中可以種下使每個生命個體主動探尋意義的種子。藉由更加貼近生活、與每個生命的故事、案例、戲劇、電影等，來豐富每個孩子探索生命意義的旅程。最後在總結後給予在實施生命教育上的相關建議，盼能從新的生命教育課綱中，在小學階段可以更有系統地探究生命教育。

二、分析《火神》的悲歡離合

身為國小階段的教育工作人員，教師期盼可以在不同的課程中，巧妙的利用戲劇融入生命教育議題。可以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對生命的想像，以及能夠更有溫度的帶給孩子們有關生命中不同階段的體驗與省思對於命中可能面對的職涯選擇、情感認同、情緒教育、生老病死等。而《火神的眼淚》一劇不啻為一部好的生命教育教材，可帶領人們進入不同的職業艱難以外，更可以重新思考對於生命的價值。因此，以下根據劇中所呈現之議題，就主要角色其在職涯與生命中所遭遇問題加以分析，並且對照戲外人們在生命中可能正遭遇的困難，用以探討該劇可以作為生命教育啟發的議題素材。

（一）英雄背後的創傷

該劇除了探討消防人員的工作本質以外，更從不同的角色延伸出生命個體所遭遇的問題。其一，林柏宏飾演的張致遠。這位看似家境富裕且教養良好，個性清新陽光的大男孩幾乎可以說是整個同安分隊最不像消防員的消防員。他抱著不為人知的殊死意念走上這條路，原來長期驅動著他的，是幼時痛失手足的愧疚與罪惡感，迫使他不停於一次又一次的救人行動裡尋找救贖。總是不遺餘力將人拉出火場，卻未曾看見活下來的人面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諸多難題；而後，錢小姐一躍而下前的神情，成為一句「你在救人的時候，有想過那些人有想要被你救活嗎？」讓他走到後來，只剩啞口無言，身心日漸被無能為力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蠶食、鯨吞。

而在職場上的壓力，並不侷限於消防員。近年來各行業別的憂鬱、自殺、過勞等促發疾病事件頻傳，因此逐漸引發國人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視。在臺灣，大多數爭議仍圍繞在職業病認定與補償方面。因此筆者建議，預防工作壓力導致的健康問題可從職場社會心理危害的定期調查與監測做起。學生雖然尚未正式步入職場，但衛福部統計顯示，15 至 24 歲族群十大死因的第二名是自殺。而其中學生自殺通報，有四成因壓力、憂鬱症等身心疾病困擾。因此，在實施生命教育的課程中，讓學生認識心理疾病的病識感，與自我察覺情緒的能力是需要在小學階段即達到的教學目標。藉由該劇致遠的角色故事，教師可以在觀後以問答或學習單等方式，甚至以量表來測量學生的身心狀態，並且建立三級預防模式。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畫包括初級預防的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免於自我傷害，二級預防為憂鬱自殺高關懷群之及早辨識與介入及追蹤，以及三級預防的建置自殺事件發生後的危機處理機制，以預防再自殺；並結合社區資源，提供多元輔導管道，建構輔導資源網路。

（二）以命換命的犧牲

劉冠廷所詮釋的林義陽，是為了家中經濟而報考警消的孩子。正直善良，敢說敢衝。他的世界很單純，願扮演好一個可以撐起家計的支柱，成為工作職場上的好夥伴，並且可以阻止更多憾事發生的角色。義陽衝動的個性會帶來困擾，卻也展現許多人性的光輝。尤其拋磚引玉為同事募資，以及面對浪費公帑的酒醉大叔時，從充滿嫌惡的眼神轉為側隱與理解，帶領我們從人性層面去包容不同困境的邊緣族群。再者，很多事情不容妥協是有原因的，就如義陽打從一開始就道出「火勢猛烈時不能直接射水」的基本守則，卻在最終因為上級錯誤的指示直接破窗噴水下，死於火場。然而最後給至親的遺書也呈現出他的樂觀與敬業，直至生命盡頭還能綻放光芒，還能笑著安慰女友「我是壯烈犧牲，是很帥的，沒有比這更值得的事了」。

在職場中犧牲生命，這恐怕是全劇最能引發悲傷情緒的橋段。在憐憫的眼淚背後，在生命教育上產生構連的便是死亡教育。而意外的發生，並不是某種特定職業的專利。生命的無常，總是無情的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上演。劇中讓消防員是先撰寫遺書的片段，在生命教育實施的課程中無獨有偶。雖然在臺灣的社會中，關於死亡的話題往往被視為不祥的話題，但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分析死亡的意義時曾說：「逃避死亡的話題，只會使自己更遠離生命本質的真相(陳錫琦, 2013)。」當孩子在不了解生命真相的情況下，突然面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對心靈的衝擊與悲傷更難平復(張淑美, 2013)，而失落的傷痛與情緒的壓抑也將影響其人格發展。透過「死亡教育」，讓孩子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如何適當抒發悲傷情緒，此為「死亡教育」之預防性價值；藉由了解生命的有限性，讓兒童與青少年懂得珍惜生命，體悟生命的價值，進而開創生命的意義，即為「死亡教育」的建設性意義。

(三) 女性消防員的性別刻板

而由陳庭妮飾演的徐子伶，在家身為女性的不甘示弱，來自於從小到大的比較。母親把人生中所遭遇的不幸都轉嫁到她身上，藉以逃避不被人愛的事實，縱然辛苦拉拔子伶長大，但總是以責備代替愛的教養方式，也讓子伶失去了自我。在母親的失望中，反覆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好，或說不被愛。子伶無法改變自己的性別，也無法改變他人的無能為力，以及母親對於自己的不滿與偏見，殘酷且尖銳的不被期待，就是她不分晝夜要對抗的性別不平等。直到義陽出現，她才越活越踏實，原來被世界鄙棄的自己，還有人願意傾聽、珍視與支持，這份滿足，即使義陽因公殉職，那封遺書也依然陪著子伶，讓往後的前進，都交疊著義陽的影子。

女性的生命在生命教育的中可以著力的點有許多，在臺灣先後被教育主管當局視為提倡重點的乃是自殺防治和災後心理重建。兩年前生命教育在臺灣省匆匆上馬起跑，其實肇因於一名資優高中女生為情尋短見的事件震驚社會，所以才從中學生命教育著手。可見得女性在生命歷程中，可能遭遇更多因女性身份而生的特殊境遇；例如女性倫理學、婚姻與職業選擇以及生育 (childbirth) 等。以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分析愛的教育三項議題：生育、避孕、墮胎，得以為這些行為賦與道德上的意義。在女性主義者看來，掌握擁有自己身體的權力，方能享受由此而生的權利。

國內學者鈕則誠 (2011) 指出，將女性主義觀點導入生命倫理學，使得任何一個涉及生命倫理的考量，都必須納入社會現存權力關係的脈絡。在權力關係消長的省思下，所有性別宰制和歧視都無所遁形。而發生在衛生保健機構中的性別宰制和歧視，無疑屬於生命倫理學必須正視的課題。

三、結語

綜合上述劇中角色的鋪陳與遭遇，觀眾可以感受到「人們的歲月靜好，往往都是因為有人在負重前行」。而這些人的人生課題，同樣的也為正探索人生意義的孩子們帶來省思。從 108 課綱開始，不再將生命教育視為獨立的科目，而是融入在課程之中，因而提出生命教育的五大核心素養：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性修養、哲學思考、人學圖像。筆者認為國小階段的生命教育，可以緊扣上述五大核心，按照劇情勾勒出的生命議題，將「珍視生命」、「悲傷輔導」、以及破除「女性刻板印象」等元素，融入在生命教育課程當中。常見的實施方式有：講述、體驗活動、小組討論、欣賞教學、參觀訪問、講座等；而本文討論之由劇本帶入課程的實施方式建議以講述、小組討論、欣賞教學為主，倘若可以辦理相關職人講座或者消防單位的參觀訪問亦適用於以劇情作為開展的鋪陳。

不管是使用怎樣的教學方式，以戲劇欣賞帶入孩子對於生命教育的體驗，便是期待可以引發學生對於生命經歷的共鳴，以及回到教育與生命中對於「愛」的本質。從愛惜自己的生命，進而拓展到人際、社會，甚至與宇宙萬物的對話。體認到每個生命都是特殊可貴的個體，我們藉由不同職業的認識，來反省自我對於生命的價值，欣賞與關懷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珍惜生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實踐生命的所有可能。我們期待如此「用生命影響生命」的課程，可在孩子的心中播下溫暖的種子，未來也盼外能影響更多生命。

參考文獻

- 陳錫琦（2013）。十二年國教生命教育課程概觀與反思。《國民教育》，53(3)，1-6。
- 張淑美（2013）。生命教育的教與學。2013 生命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110-112。
- 張景媛、胡敏華（2015）。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務。《教育脈動》，3，1-12。
- 徐超聖（2015）。國小階段生命教育推動理念的新展望。《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0)，87-95。

